



悦读 滨州

文苑 影像 史志



下载品质滨州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07

2026.3.18 星期三
责编：曹玉

邮箱：sdlbwb@163.com

泰山之约

□李永强



(一)赴约

一九八四年九月初的那天，风还是热的，带着鲁北平原特有的、混着泥土与庄稼成熟的潮润气息。我攥着那张薄薄的、却仿佛有千钧之重的人学通知书，去医学院报到。

没有直达的公交车，更没有私家车与网约车。恰巧搭上一辆出差的卡车，从渤海之滨复沾圣化的县城，把我们捎到一百多公里外的火车站换乘。在车辆稀缺的岁月里，能坐上这样一辆卡车远行，竟也成了记忆中一件颇为惬意的事。

历经九个多小时的车马辗转，绿皮火车最终在泰安火车站喘息着停稳。

一脚踏上站台，抬眼便看见了那莽莽苍苍的一脉青灰，沉沉地压在天际线上。泰山，它就这样不言不语地矗立着，像一位早已在此等候多时的、威严而又沉默的导师。我的五年学医之路，便要在这位“导师”的眼皮下开始了。

学校接站的崭新大巴车早已等候在火车站出口的广场上，异常亮眼。高年级的学长热情迎接，帮我们领取行李，搬上大巴车。一股暖流瞬间在心中升起。

环顾四周，老式砖石结构的站房规模不大，风格朴素，屋顶有“泰安站”的简体字样。广场周围多是低矮的平房或旧式楼房，高高的钟楼是火车站的标志性建筑。

广场边缘有卖煎饼、馒头、煮鸡蛋的小摊，也有卖泰山特产栗子、核桃的农民。吆喝声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。远处卖小吃的人力三轮车上，蒸汽缭绕，空气中吹来阵阵蜂窝煤燃烧的气味。摆摊的小贩、接送站的家属、蹬三轮的师傅，衣着朴素，面容带着改革开放初期的质朴与忙碌。

不多时，我们的车开动了，不是驶向平坦，而是沿着一条渐渐陡起的山路沉闷地爬升。引擎发出吃力的低吼，车厢微微后仰，我们这些新生的身体，也不由自主地向后靠去。

差不多走了三里多路，到了学校。

学校依着山势，斜斜地铺展在一面缓坡上，局促而朴实。大巴车在一栋非常气派的白色大楼前平稳停下。午后的阳光洒在光洁的水泥路面上，反射出淡淡的光晕。早已等候多时的学长学姐们热情地迎上来，接过我们手中的行李，引导我们走向楼前的报到处。

报到流程简洁有序，片刻，一切便已办妥。手中那张薄薄的饭票，仿佛成了融入这座校园的第一枚印记，也标志着一段全新的人生章节，就此落笔。

校园并不算大，跟着引路的学长走上一段陡坡，不过几分钟，便到了宿舍楼。

放下行李，在床沿坐下，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感缓缓漫过全身。我知道，五年的光阴将以此为起点，徐徐展开。

窗外的光斜斜照进楼道内，尘埃在光柱里静静浮沉，一切都安顿下来，一切又刚刚开始。

(二)大众桥畔的思恋

每天出门上课，总要穿过一段斜坡小路，再绕过食堂门口——那儿总飘着馒头与青菜交织的诱人香味。

实验楼与教学楼是校园里最轩昂的建筑，白色的外墙带着水泥般生硬而崭新的气味。实验楼后是四层的教学楼。楼前有两棵核桃树，树荫底下渐渐成了大家课间放松的必去之处。

穿过教学楼后面窄窄的青石路，绕过偶尔传出清脆广播的小屋，便是一个小小的后门。迈过去，天地豁然洞开，天外村到了。眼前便是那座古朴的大众桥，静静地卧在潺潺的溪水之上。桥头的环山路，左手牵着黑龙潭那一汪幽深凝碧的、仿佛沉淀了太多山魂与岁月的静水，右手便指向了攀登的起点——红门。

我们时常扶着大众桥的铁栏，看桥下的溪水。那水是山的血脉，永远活泼地流淌着，清亮地唱着，白日映着天光云影，夜里便醉了满河的星月。这流淌的声响，成了我们五年里最恒定、最治愈的养心曲。

记忆如纷繁的碎片，似乎永远撒在了大众桥上游的河床上，在时光里，依然闪着一致的、温暖的光泽。

我们在这里散步，将青春的烦恼与秘密，絮絮地洒在沿途的石板上；我们上山晨读，英文单词或医学条文的音节，与鸟鸣松涛交织在一起；我们游玩，春日去桃花峪看山桃怒放，秋天到扇子崖下捡拾野生的板栗，顺手摘一枚红得透亮的枫叶，夹进厚重的解剖学课本里。

还有，那些悄然发生又欲说还休的故事。在图书馆靠窗的座位旁，在夕阳涂抹的大众桥边，在泰山盘道某个静谧的转角，羡慕如春草般暗自滋生。那是一种极为含蓄的情愫，或许只是一个长久的凝望，一次故意的“偶遇”，一本悄悄递来的、里面夹着叶脉书签的诗集。大多数这样的情愫，或许并未言明，也未必有结果，但它们确乎存在过，像山间淡淡的晨雾，为那段清苦求学的岁月，晕染上一层朦胧而诗意的釉彩。

(三)极顶之约

登上泰山之巅，迎接第一缕曙光，仿佛已成为所有登山者心照不宣的向往。

山下的岱庙，是我们触摸岱岳文脉的起点。森森汉柏、

巍巍宋殿、苍苍碑林与斑斑石刻，徐徐展开一幅神山圣水的历史长卷。

出岱庙北门，向前便是岱宗坊。穿过坊门不远，红门即在眼前——这里是最传统的登山入口，售票处依傍其侧。从此处拾级而上，我们开始攀登泰山。

青春的肌骨不知疲倦。有时在夜半启程，就着溶溶月色，一级一级向上。我们以年轻的身心，悉心感知这座千古名山的“阴阳表里、寒热虚实”。

来到孔子登临处，我们心怀敬意，仿佛仍能听见那位先哲讲述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阐述忠、孝、悌。山溪在旁潺潺而歌，与石刻间流淌的千古文韵相和。沿着小径徐徐上行，不过片刻，中天门便已在望。

上行的每一步都踏在斑驳的故事里，有秦始皇避雨赐封的“五大夫松”，苍劲的枝干裹着千年传说。再往前，升仙坊悄然立于陡阶之侧，仿佛一道分隔尘世与仙境的门槛。而后便是十八盘——长长的石阶如天梯垂挂，紧贴崖壁，逼得人喘息沉重、膝骨酸软，只得在一步一叩间勉力向上。终于，当最后一段盘道被甩在身后，南天门赫然眼前。刹那间，山风荡胸，云雾拂面，所有的疲惫都被涌入眼中的辽阔天地涤荡一空——那一种欢天喜地，是只有攀登者才能领受的、云端之上的犒赏。

及至泰山极顶，登临日观峰，在砭骨的寒风与潮水般的人声里，等待那一轮磅礴的、新生的太阳跃出云海，那一刻，浑身疲惫霎时蒸腾，只觉得胸中也有万丈金光要喷薄而出。那不仅是征服一座山，更像是完成了一次庄严的青春仪式。

(四)三十年的誓约

五年，在翻动书页的簌簌声里，在实验室福尔马林的气味中，在一次次考试前的挑灯夜战下，快得像山巅倏忽即逝的流云。

转眼便是一九八九年的七月，离别的季风无可阻挡地吹来了。

毕业典礼的气氛，有如释重负的轻快，有前程未卜的迷茫，但更多的，是一种沉甸甸的、即将失重般的眷恋。

礼堂里，我们穿着或许是最体面的一身衣服，坐得笔直。校长走上台，宣读那份决定我们此后人生轨迹的分配方案。一个个熟悉的名字，伴随着一个个或近或远、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被念出，每一声，都像一颗石子投入心湖，激起层层涟漪。有人轻声叹息，有人暗自握拳，有人低下头，或许湿了眼眶。

最后，校长放下名单，目光缓缓扫过我们每一张年轻而灼热的脸。他没有说太多祝贺的空话，沉默了片刻，用

他那带着浓重山东口音的、沉稳的语调，说了那句让我铭记一生的话：“同学们，今天你们就要走向四面八方，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了。我代表学校，只嘱咐你们一句话：一定要保障好自己的身体健康。”

他顿了顿，礼堂里静得能听见窗外梧桐的蝉鸣。

“因为，”他的声音提高了些，一字一句，锤入我们的耳中，“只有你们自己健康着，结实着，才能好好地为人民服务——我盼着你们，至少为党工作三十年！”

“至少三十年！”这五个字，像泰山顶上的摩崖石刻，遒劲而深重地，镌刻进了我们生命的岩层。那一刻，先前所有的离愁别绪、个人得失，似乎都被一种更宏大、更庄严的情感所覆盖。

我们选择的，不仅仅是一个职业，更是一份以自身健康为基底、以漫长岁月为承诺的誓约。

典礼结束，大家没有立刻离去。我们三三两两地，又走到了大众桥边。溪水依旧不舍昼夜地流着，仿佛这五年它从未停歇。我们靠着那熟悉的石栏，听着溪水的韵律，反复打量着周围熟悉的花花草草和舞动的山林，还有不远处果园里的那个小院和老人，久久无言。

后来，我们真的像被风吹散的种子，落向了各自命定的土壤。

三十多年了，我们都走在当年校长所凝望的那条长路上。其间风雨坎坷，人世浮沉，自不待言。

每当我感到疲乏，感到困惑，甚至感到一丝丝职业的倦怠时，我总会想起那个七月，想起泰山脚下，想起那潺潺的溪水，想起校长那句朴实无华却力重千钧的叮嘱。那叮嘱，是母校给予我们最后的、也是最厚重的一份礼物。它比任何专业的知识更根本，比任何技术的教诲更恒久。

如今，我的三十年之约早已届满，甚至还在向前延伸。我不知道分散在四方的同学们，是否安然越过了那个岁月的坐标。但我知道，大众桥下的溪水一定还在流淌，泰山也一定巍峨依旧。而我们那五年被山风溪水涤荡过的青春，被那句叮嘱点亮的初心，早已化作各自生命里一座沉默的、不倒的山岳。每当回首，总能见到来处那一片青苍厚重与威严，从而获得一份笃定的、继续向前走的力量。

